補紅樓夢/第十九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八回　張金哥逢賈母喊冤　夏金桂遇馮淵從良

補紅樓夢
第十九回　好友朋同志更同行　胞弟兄相逢不相識
嫏嬛山樵
1813年

第二十回　沁芳橋臨流生畫稿　櫳翠庵靜坐鬥棋機

話說秦鍾告訴賈珠，說夏金桂知道張金哥的丈夫叫崔子虛的緣故。賈珠忙問道：「他可知道這個人的住處麼？」秦鍾道：「我也問他來，他馮說他知道，就離青樓不遠有一座關帝廟，這位崔相公就在廟裡住著呢。」賈珠把手一拍，笑道：「了不得，我為這件事直躊躇了一夜，誰知道又有這麼湊巧的事呢？你說說，老馮他昨兒晚上還說他們那一口子總沒接見客，今兒才頭一夜，可就招承出認得崔相公來了。」秦鍾笑道：「我看他那個樣兒，就讓他不認得崔相公，也未必是原封貨兒。」賈珠笑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：『香油調苦菜，各人心上愛』，只要老馮各人愛罷咧，給咱們什麼相干呢？他昨兒高興，說今兒請咱們到城外望湖亭樂一天，到底是順嘴兒說的謊啊，還是當真呢？

「秦鍾道：「是當真的請呢，過會子打了二鼓，他還到衙門裡來伺候著姑老爺，簽押了文書，約會了咱們爺兒兩個，一同出城去呢。今兒一早就僱了轎子，把他們那一口子送到望湖亭等候著，又差了家人備辦酒席去了。」賈珠笑道：「罷了，既是他真心實意的請咱們，咱們也別辜負了他的美意。你一會兒出去告訴潘又安，教他把咱們家的轎車子套上預備著，等老馮來了，我們一同坐上車出城，好不好呢？」秦鍾答應著去了。

賈珠叫過小廝來，打開箱子取了一套新衣出來換了，又取了一封銀子，教小廝帶著，

以預備賞賜。不一時，林如海簽押已畢，回了後堂。賈珠便稟知了林如海，出城閒玩。林如海不好攔阻，只說：「早去早回，不可多事。」賈珠答應了，便帶了秦鍾走出儀門，早望見馮淵在那裡等候。三人一齊上車，車夫趕起，出了轅門，向城外望湖亭而去。

賈珠在車上問馮淵道：「老馮，你昨兒說你們那一口子總沒接過客，他可又是從那裡認得崔守備的兒子來呢？這不是你給他混充正經人呢麼？」馮淵笑道：「閻王爺說他生前邪淫，所以才罰入青樓的。你想天下有個邪淫的黃花女兒麼？不過是他自己害臊，不肯說出他丈夫的名姓，以及他邪淫的實跡來罷了。我是因愛他的人物兒還很俊，所以要買來做妾，也不過是取樂兒的意思。聖人云：『人潔己以進。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』」說著，秦鍾大笑道：「馮大哥，你這句話真說的很是。

明兒日後他又看上了我們兩個人，也那話兒起來，你可又該說『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』了，你真是個君子哉！」賈珠也笑道：「你又混插嘴了。老馮，你別理他，你說你的罷。他到底怎麼認得這姓崔的呢？」馮淵笑道：「昨兒晚上，我便細細兒的盤問他，誰知這位崔公子竟是個正人君子。他說他原是為義憤而死的，斷不肯妄貪花柳，只因找不著他的妻子，所以才到青樓來訪求。他只給我們那一個見過一面，敘了敘家鄉住處，以及他尋妻的原委，並沒一點兒別的勾當。」賈珠道：這麼說起來，這位崔公子竟是個可交的朋友了，咱們務必給他成全了好事才是。我的主意，咱們到了望湖亭先吃了早飯。秦鯨卿就去辛苦一回，你到關帝廟找找這位崔公子。我們慢慢兒的喝著酒等你，若找著了這個人，一來成全了人家的好事，二來早結了我們的疑案，一舉而兩得，你說好不好呢？」馮淵、秦鍾都道：「很好。」於是三人一路同車共話，出城向望湖亭而去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寶玉與柳湘蓮在大荒山茅屋內用功。寶玉自從蓄髮以來，又已半年，漸次可以帶上束髮紫金冠，便不減本來面目。

柳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你竟是仍舊冠如之何，何必改作呢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我在這裡，正打量要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呢。又惟恐怕使不得，還有些兒猶豫。柳二哥你既這麼說，可謂『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』了。」說著，二人正在大笑，只見外面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二人回來了，湘蓮、寶玉忙起身迎接，進來坐下。

渺渺真人道：「寶玉自留髮以來，到了此刻算是『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』的境界，

再等一年之後，方是『貧而樂，富而好禮』的時候呢。」茫茫大士道：「再一年之後，你們便當歸還芙蓉城去了。現在芙蓉城中，王熙鳳、尤三姐、鴛鴦三人都到酆都城尋訪老太太去，尚未回來呢。」寶玉道：「請問師父，芙蓉城中現有多少人，怎麼只這三個人赴酆都城去，畢竟尋訪著了老太太沒有呢？」茫茫大士道：「芙蓉城中現在有十二釵，除元妃外，是秦可卿、迎春、妙玉、林黛玉、王熙鳳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鴛鴦、香菱、晴雯、金釧、瑞珠十二人。鴛鴦因殉主而死，來到芙蓉城中，警幻仙姑便令其掌管『癡情司』事。鴛鴦原為老太太而死，不見故主心何能安？王熙鳳又奉元妃之命，訪求祖母，故二人同行，復邀尤三姐作伴。現已訪著了老太太，同在冥中城隍府裡相聚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鴛鴦乃弟子家的使女，尚能殉主而死，忠誠不忘故主，如今得遂初心。弟子蒙祖母愛視恩憐，反不如鴛鴦使女之心，何以慰祖母於九原，弟子亦何顏立於人世乎？」說罷，流下淚來。渺渺真人道：「寶玉合當赴冥去見祖母，以慰九原，兼可一會熙鳳、鴛鴦，得悉別後情事。湘蓮作伴同行，也可與尤三姐相會，並須傳語三人，芙蓉城中皆各有專司，未便久羈冥境。」

寶玉、湘蓮道：「弟子們都還沒『從心所欲』的功夫，只怕碧落黃泉不能往返自如呢？」茫茫大士道：「你們雖功夫未到，已非『吳下阿蒙』了。我們同你下山，指引你前去便了，到彼不可留戀，一兩天便可回來。他日仍須再到塵寰，另有因緣了結，此時未便預言。今日已遲，明早下山去罷。」湘、寶二人答應了，吃過晚飯，各人打坐。

到了次早，大士、真人領了湘蓮、寶玉二人下山，穿雲入霧，行走如飛。湘、寶二人跟隨著，步亦步，趨亦趨，宛似騰雲駕霧一般，亦不自知其如之何之如此其速也。二人心下大喜，走了一個時辰，大士、真人把手向北一指道：「前面已離陰陽界不遠，你們只向北而走便是。我們先回山去了。」湘、寶二人看著大士、真人回去了，便向北而來。

行不裡許多路，早看見一座牌坊，上寫著「陰陽界」三字。

湘蓮、寶玉二人點頭道：「想必過了這個牌坊，便是幽冥地方了。」於是，二人過了界牌坊，便見陰風慘慘，旭日無光，又走了一個時辰，看見路旁有個飯店。二人便進去打尖，以便問路，叫過店小二來，問道：「你們這裡離酆都城還有多遠兒？

「店小二道：「我們這裡離城十里，叫做十里鋪。」湘蓮向寶玉道：「方今暮春天氣，花明柳媚，咱們只顧一路奔馳，總也未能觀玩。今兒業已離城不遠了，咱們何不緩

步遊行，也看看他們幽冥的景致，可與陽世同不同，不知你看著可怎麼樣呢？

「寶玉道：「很好。」因問店小二道：「你們這裡可有什麼景致可逛的去處麼？」店小二笑道：「二位爺，我們這十里鋪原是個小地方兒，那裡有什麼景致呢？惟有離城三里，向南有一條岔道岔了過去，那裡有一個望湖亭，前臨大湖，後通街道，楚館秦樓樣樣齊備，算我們酆都的第一勝境。二位爺橫豎是要進城去的，不過多繞點子路，也就可以逛逛了。」湘、寶二人大喜，遂算還了店帳，一路緩步而行。

不多一時，早望見城闕巍然，向南果有一條岔道。二人遂由岔道過去，又走了有一里多路，果見一座大亭，匾上橫書「望湖亭」三個大字。前面一道長湖，碧水澄清，新荷疊翠，十分幽雅，又見亭邊茶坊酒肆，碧幌青簾。亭上設著幾席桌椅，也有吃茶的，也有飲酒的。湘、寶二人上了亭子，也就揀了一張乾淨桌兒，對面坐下。走堂的見了，忙送了兩碗茶來，面前又放了四碟果子，無非瓜子、鬆瓤、花生、杏仁之類。

二人正在吃茶閒話，忽聽一陣琵琶弦索之聲，悠揚入耳。

寶玉手拿著茶杯，側耳聽去，不覺聽的出了神。湘蓮笑道：「我們久離塵市，不聽此聲已經好幾年了。寶兄弟，你怎麼今兒又動了凡心了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非也，我常念白樂天的《琵琶行》，常恨不能身到九江的亭子上一看。不想今兒這亭，前臨大湖，竟彷彿有琵琶亭的景況。又聽見有琵琶之聲，就不覺有感呢。」湘蓮正欲答言，忽聽歌聲婉轉，迎著順風，字句真切。但聽得唱道：

小耗子上燈台，偷油吃，下不來。碰的銀燈噹啷啷的響，驚醒了奴家的夢赴陽台。

那一種清脆柔膩之聲，動人魂魄。湘、寶二人不覺相視而笑。

正不知琵琶歌曲聲自何來，方欲尋究，卻見走堂的掇了一碗熱騰騰的釀鴨子上來，轉過屏風而去。

寶玉便從屏風縫兒裡望後一張，只見後面還有三間正房。

房裡走出一個小廝來，把走堂的掇的接了進去。那走堂的便依舊退出回來，寶玉便點手兒把他叫到跟前，問道：「這後面的屋子，也是你們的麼？」走堂的道：「正是。

這亭子原是官的，我們不過借著賣茶。這後面的房子乃是我們店裡自己蓋的，以備安寓來往客商的。今兒是我們這裡的一位馮先生，在這裡包整酒席請客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剛才兒聽見琵琶響，就是後面屋裡彈的麼？」走堂的道：「可不是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可是什麼人彈呢？」走堂的笑道：「我的爺，我看你老的年紀也有二十來歲了，怎麼還是這麼怯呢？彈琵琶的無非是媳婦兒罷了，還有什麼人呢？」湘蓮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他本來是大家子的公子哥兒，他可知道什麼叫個媳婦兒呢？」走堂的笑道：「既是這麼著，你老何不教他老見識見識呢？我們店裡這正房後邊，還有三間小敞廳兒，又雅靜，酒席也是現成的，叫兩個媳婦兒來唱一唱，樂一樂，花不多幾個錢兒罷了。」湘蓮點頭笑道：

「你既然說的這麼好，你就去打掃屋子去罷，收拾妥了，你再來領我們進去。」走堂的笑著答應了去了。

寶玉埋怨湘蓮道：「柳二哥，咱們辛辛苦苦到這兒是做什麼來了？你怎麼又高興鬧起嫖來了。」湘蓮笑道：「怪不得他說你怯呢。難道聽聽曲兒就算嫖了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就算不是嫖，咱們也不應這麼著。柳二哥，你難道把師父的教導，我們的功夫，就這麼都丟了嗎？」湘蓮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到底還是執遠恐泥的小道呢。你就不記得程明道的心中無妓了麼？」

寶玉正欲回言，只見走堂的笑嘻嘻的走來道：「收拾妥當了，請二位爺過去坐罷。」

於是，二人跟了走堂的轉過了屏風，但見院內車轎俱有，上面三間正房，兩邊六間廂房，旁有一月洞門。走堂的把他二人引進月門，繞到正房的背後，果有三間小敞廳，十分精雅。

二人便在正中的桌兒對面坐下，吩咐走堂的「先拿了果碟兒，煨了暖酒來，我們先喝著，候叫了彈唱的人來，再隨便上菜。

「走堂的答應，送上酒果，便叫媳婦兒去了。湘、寶二人斟酒對飲，原來這敞廳正對著那正房的後窗，相離不遠，忽聽琵琶頓歇，內中有一人哈哈大笑道：「老馮，你昨兒還哄我說，他是初到青樓還沒學唱。你聽才剛兒的『小耗子上燈台』唱的怎麼樣？就是久經大敵的唱手，也不過是這麼著罷了。」又聽一人笑道：「今兒原是誠心誠意敬大爺的，大爺既然聽著說好，這就是我的心虔了。明兒你給我們成全了這件事，將來教你樂的日子多著呢。」寶玉悄悄兒的向湘蓮笑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？這兩個冤大頭，不知

是個什麼樣兒的人，這個唱的，又不知是怎麼樣的個玉天仙兒？等我在他窗戶眼兒裡偷著看他們一看去。」湘蓮笑道：「罷喲，看仔細惹出事來。」寶玉搖手道：

「不相干，不過是個妓女罷了？難道是誰家的內眷，怕人看不成！」

說著，他便躡手躡腳的走到窗根底下，舔破窗紙，向裡偷著一看，只見正中桌兒上對面坐著兩個少年，衣冠濟楚，兩旁分坐著三個妓女，俱皆衣裙華麗，香豔可觀。東邊的一個面貌有些相熟，一時也想不起是誰來？心下正在驚疑，只見上面坐的少年笑道：「老馮，明兒我給你們成全了好事，你可教他怎麼謝我呢？」那下面坐的少年，便笑答道：「那也看大爺罷了，要教他怎麼謝，他敢不怎麼謝麼？」那上面的少年，又笑道：

「我想明兒我給你們成全了好事之後，那就有個名分在內，我也就不好意思的了，不如趁著這會子還沒定局，你教他坐在你懷裡，喂你一個皮杯兒，給我瞧著這麼一樂，就算他謝了我了，好不好呢？」那下面的少年笑道：「大爺說的倒好，就是太寒磣了些兒，只怕他未必肯呢？」那東邊的面貌相熟的妓女笑道：

「我不，那是個什麼樣兒呢？」那上面的少年又笑道：「罷喲，依我說你趁著小秦兒不在這裡，乖乖兒的喂他個皮杯兒，這還是你的造化，過會子小秦兒回來了，只怕比這個更甚的玩意兒還要鬧出來呢，可看你依不依？」那下面的少年笑道：「是了，大爺不用說了，想來他自己也斷然不肯的，不如我喂他一個皮杯兒你看，也是一樣罷了。」說著，便噙了一口酒，走過東邊來，把那面貌相熟的妓女抱在懷裡，不容分說，搬過臉來嘴對嘴兒餵了下去。

寶玉在窗外看的忘了請，不覺大叫一聲道：「好啊！」哈哈的大笑起來，只聽裡面有人喝道：「什麼人，大膽在這裡偷看呢？」說著，「咯喳」一聲窗子早已推開了。那兩個少年一齊大怒道：「你們兩個是什麼東西，在這裡混笑的是什麼？」

湘蓮在這邊看見有人開窗叱問，便有些兒不悅，忙答道：「你們自喝你們的酒，咱們自喝咱們的酒。咱們笑咱們的，給你們什麼相干呢？難道你們還短住咱們的笑不成嗎？」只見那兩個少年齊道：「什麼話？你們既然笑你們的，為什麼笑到咱們窗根兒底下來了？你瞧，這窗紙上的窟窿不是他戳的嗎？你瞧，他這麼膽大的了不得，還在那兒沒事人兒似的笑呢？」湘蓮看時，只見寶玉還在那裡揉著肚子笑道：「噯喲，樂死我了。我今兒才見了世面了。」那少年大怒道：「你們聽聽，是那裡來的野黃子，也不打聽打聽

就在太歲頭上動土來了。」湘蓮大怒道：「你們這兩個東西，滿嘴裡混唚的是什麼？你們不過是叫了兩個媳婦兒在這裡彈唱罷了，就是咱們這小兄弟，人家在窗下偷看了一看，也不為過。怎麼你們就罵起來了，難道是偷看了你們家的內眷了嗎？」那兩個少年一齊大怒道：「好個野黃子，越發信嘴兒胡唚起來了。小廝們，過去快把這兩個野黃子拿繩子拴了，帶到衙門裡去。」湘蓮大怒，撲的躥到窗下，揎拳擄袖，勢將用武。

忽見從門內走進一個少年來，忙問道：「大叔怎麼了？什麼人這麼膽大，等我瞧瞧他有幾個腦袋。」湘蓮一看，認得是秦鍾，忙叫道：「來的不是秦鯨卿兄弟嗎？」秦鍾仔細一看，大叫道：「你不是柳二哥嗎？」寶玉見湘蓮和兩個少年嚷鬧起來，正待也要發話，忽見秦鍾進來和湘蓮廝認，忙也高聲叫道：

「秦鯨卿，你在那裡來？」秦鍾聽見，抬頭一看，認得是寶玉，不禁大叫道：「珠大叔，不用嚷了，大水沖了龍王廟了。他就是你們家的寶二叔。」賈珠、馮淵二人聽見，一齊發起怔來。

寶玉便問秦鍾道：「這位到底是誰？」秦鍾道：「他就是令兄珠大爺，你怎麼就都認不得了麼？」寶玉便一手拉了秦鍾的手，從窗台上跳了進來，便給賈珠請安。賈珠也便拉著寶玉，兄弟二人大哭起來。柳湘蓮便也從窗台上跳了進來，忙與馮淵作揖陪禮，各敘姓名，又把珠、寶兄弟勸住。

馮淵忙吩咐小廝教另整酒席，回頭一看，那三個妓女躲的連影兒都不見了。原來夏金桂自從賈珠開了窗子叱問之時，他就早已瞧見了寶玉，心中正在驚疑，及聽見秦鍾叫出口來，便忙拉了同伴的二人，跑到廂房裡去，把門插上了。

賈珠這裡又與湘蓮敘過了禮，便問他二人的來歷？湘、寶二人遂把跟僧、道出家於大荒山青埂峰下，以及寶玉留髮，因知鴛鴦、鳳姐、尤三姐到地府來尋訪著了老太太，故此也是特來見見老太太的，湘蓮是欲會尤三姐的，且鴛鴦等三人在芙蓉城皆各有專司，未便久離職守，特來傳語他們早為回轉的話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賈珠大喜，也把自己並秦鍾、馮淵的原委一一的告訴了寶玉、湘蓮。然後遂教跟的人套車，大家早些回府。馮淵忙攔道：「寶二爺和柳二爺今兒初到，我這不恭的酒席原也不成敬意，不敢攀留，但只是車少人多，難以乘坐，不如先打發人回去，給老太太叩喜，先送個信兒，再備幾匹馬或是備兩頂轎來才好。請略寬坐一會子，索性終了席再回去，好不好？」賈珠聽他說的有理，便先教小廝回去報信去了。

馮淵又吩咐換了酒席，大家敘禮就會。馮淵挨次送酒已畢，便問小廝道：「他們三個那裡去了？」小廝向廂房丟了個眼色，向跟前湊了兩步，低聲道：「夏姑娘請爺說話。」馮淵笑道：

「寶二爺，柳二爺，都不是外人，怎麼又作起怪來了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他們既不肯見外客，馮大哥也就不必張羅，才剛兒我已經在窗外領教過了。」馮淵哈哈大笑起來道：「二爺，你可說說，令兄淘氣不淘氣呢？」賈珠也笑起來道：「你怎麼倒賴到我身上來了。我勸你乖乖兒的把他們叫出來罷，這會子又害起什麼臊來了呢？」馮淵便笑著往廂房裡去了。

賈珠便問秦鍾道：「你找的那個崔公子，可找著了沒有？

「秦鍾道：「已經找著了，他說他身上的衣帽襤褸，不好來見。

明兒教我把衣服借給他幾件，他穿了親到衙門裡去叩見去呢。

我想，大叔明兒可就趁著這個機會，一起回明了姑老爺，把馮大哥、崔公子的事一並給他們成全了，豈不好呢？」賈珠點點頭兒，寶玉忙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賈珠遂又把夏金桂、張金哥的原委，述了一遍。寶玉吃了一驚，悄向賈珠道：「我適才瞥見彼婦面貌十分可疑，這會子聽見他的名字，竟果然就是他。這可怎麼樣呢？」賈珠也吃了一驚道：「你認得他麼，你說他到底是誰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他就是表兄薛蟠之妻，生前本不正道，因暗害香菱，自己誤服毒藥而死的。」賈珠聽見，也就呆了半晌，忽然把腿一拍道：「天網恢恢，我們這個老馮就是為買香菱被薛蟠倚財仗勢白打死了的。他後來告到閻王案下，稽查冊籍因薛蟠陽祿未盡，暫把此案懸擱。這會子，他與夏金桂又是已經生米做成熟飯的了。不如明兒將錯就錯的回明了姑老爺，就把夏金桂配了馮淵，以當薛蟠抵命之罪，了結此案。我想薛表弟既有了香菱，又何必要這不貞之婦為妻呢？」寶玉、湘蓮、秦鍾三人齊聲說：「好！」

正在談論間，只見馮淵面有愧色，訕訕的進來道：「我的敬意不誠，我們的那一個忽然受了風寒，心口裡疼的了不得，我只得拿轎子把他們都送回去了。」賈珠也訕訕的答道：「這裡也不用他們了，盡他們去罷。」說著，只見走堂的帶了兩個妓女進來，湘蓮見了忙道：「也不用了，教他們也回去罷，過會子開發你賞錢就是了。」賈珠等不解

其故，問明了緣由，大家又笑了一會。馮淵便要留下這兩個妓女彈唱陪酒。賈珠道：

「不必了，我們早些兒吃飯罷，只怕老太太聽見這個信兒，必定是盼望著急的。」馮淵便吩咐走堂的，「連後面所用的酒席都一總開在我的帳上」，走堂的答應了，只得打發兩個妓女去了。

於是，賈珠催著拿上飯來，大家吃畢，只見潘又安跑的滿頭大汗，下馬進來，先給寶玉請了安，便道：「老太太聽見二爺到了，喜歡的了不得，偏偏兒的王府裡面差人請姑老爺商議公事，衙門裡的各行人役都伺候去了。老太太吩咐小的備了幾匹馬來，請爺們早些兒回去呢！」寶玉忙立起身來，與馮淵作揖道謝。於是，大家坐車的坐車，騎馬的騎馬，一齊進城，穿街過巷，也無心觀看路景，一直到了轅門，下了車馬。馮淵自回寓所去了。

賈珠領了湘蓮、寶玉等步行而進，剛到了二堂，只見鴛鴦攙著賈母顫哆嗦的迎了出來。寶玉一見，忙跪了下去。賈母也不問長短，一把摟住，兒啊，肉啊，哭做一團兒。賈珠忙命秦鍾，先將柳湘蓮讓到書房裡坐。這裡賈夫人也出來拉住寶玉，也哭了會子，大家勸解了一會，這才攙了賈母到了上房。

寶玉重新與賈母、賈夫人、賈珠磕了頭，方才依次坐下。

賈母恨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在那裡出家去了，如今你到底還是個人是個鬼呢？」寶玉滿眼垂淚，便把跟隨大士、真人在大荒山和柳湘蓮一同修道，以及現在留髮，將來功成便歸還芙蓉城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昨兒知道鴛鴦、鳳姐姐、尤三姐三人到地府來訪著了老太太，故此也求了大士、真人指引，到來見見老太太的。柳二哥同來，是意欲會會尤三姐姐的。並來傳語鴛鴦姐姐他們三人，在芙蓉城皆各有專司，未便久離職守，教他們早些回去呢。」賈母聽見，這才歡喜起來。只見鳳姐從後面走了進來，寶玉忙上前請安，大家又淌了會子眼淚。賈珠見鳳姐出來，便到書房裡與湘蓮攀話去了。賈夫人自從私問了鴛鴦，已知寶玉並無苟且之行，晚間告知了林如海，夫婦二人十分感歎。如今見了寶玉，心下也甚是歡喜憐愛。

不一時，外面鳴鑼響道，林如海回到府中。寶玉、湘蓮諸人忙迎出二堂，請安叩見。林如海大喜，便一手拉了寶玉，一手拉了湘蓮，直往裡走。鳳姐看見，便到後邊迴避去了。賈母起身笑道：「姑老爺回來了，我們寶玉他同柳二爺特找到這裡來瞧我的。這也

是他一點兒孝心，可不枉了我疼他一場。這小子如今也好了。寶玉，你們給你姑爹磕過頭了沒有？」湘蓮、寶玉便重新與林如海磕頭，林如海忙又拉住了，便依次歸坐。

林如海又細問了一番原委，湘蓮、寶玉二人又從頭至尾細述了一遍。

林如海道：「尤三姑娘已先回去多時了，鳳姑娘、鴛鴦是老太太留下的。既然那裡有專司責任，雖不便於久留，也還再往一兩個月不妨。賢姪與柳兄既來到此處，焉能就去，也須得盤桓兩月，讓我稍盡地主之誼才是。」湘、寶二人答道：「深蒙大人厚愛，銘刻五中。但家師嚴命，說見了老太太一兩日即便回來，不得羈延的，是以姪輩不敢奉命。」林如海笑道：「雖不能兩月，那裡有一兩天就要去的道理呢？」說著，人回請示擺飯，林如海便吩咐在書房裡擺罷，遂教賈珠過來，讓湘蓮、寶玉都到書房裡去和秦鍾一同吃飯。飯後，掌上燈來，便收拾行李，在書房裡間安歇。

寶玉便到賈母屋裡來與賈夫人、鳳姐、鴛鴦閒話。鳳姐便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們在芙蓉城的，你可知道我們那裡是那些人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裡連元妃姐姐、警幻仙姑是十四個人，還有癡夢仙姑、鍾情大士他們，以及各仙女、黃巾力士等人。

我雖沒親身到過，卻從夢裡去過三四回的。『癡情司』、『薄命司』都進去過的，你同鴛鴦姐姐便是這兩司的主人。我們師父說，教你們早些回去呢。」鳳姐道：「因為要等這裡姑老爺轉了天曹，我們便同老太太一起去的。這會子已是遲了幾個月了，橫豎再等個把月再說罷了。我才剛兒聽見姑老爺未必一兩天肯給你去呢，你這一去要到幾時才得到芙蓉城裡去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大約還得一二年功夫，才得去呢。我們師父臨行囑咐了我們，叫早些兒回去，還有別的差事，不能遲延的。」說著，又談了一會閒話，便出來到賈珠屋裡安歇。兄弟二人又說了一會家庭閒話，方才歸寢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